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

中外影視故事

# 萬家燈火

■ 本書編委會



中小学生故事金库·中外影视故事

---

# 万家灯火

《中外影视故事》编委会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家灯火/《中小學生故事金庫》編委會編. —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1995. 8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

學校圖書館裝備用書

ISBN 7-80112-037-X/G·026

I. 万…

II. 中…

III. 影視—故事—作品集

IV. I20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大街22號 郵編:100006)

河北遵化市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75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數:75千字 印數:0001—5000

(每套100本)總定價:350.00元

## 本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编 委：叶文殊 刘叶青

邓先明 乔晓燕

陈凌智 曹振国

## 目 录

万家灯火 .....	(1)
城市之夜 .....	(8)
无辜的人 .....	(11)
花魁泪 .....	(14)
胭脂 .....	(17)
西尔玛和路易丝 .....	(25)
离婚 .....	(28)
大上海屋檐下 .....	(32)
林家铺子 .....	(37)
皇金稻田 .....	(43)
老人和狗 .....	(50)
兆治酒馆 .....	(56)
婉丽 .....	(67)
码头风云 .....	(78)
君子协定 .....	(94)

## 万家灯火〔中国〕

清晨，妮妮悄悄地把小猫塞进了爸爸的被窝里。爸爸醒了，他抱起这个小淘气，就用胡子“扎”她的小脸蛋，顿时，屋子里充满了妮妮和妈妈的笑声。

妮妮的爸爸胡智清是伟达贸易公司的职员。因为他和经理钱剑如既是同乡，又曾同窗，所以他视公司为自己的家，也把钱剑如看作知己。这一天，智清看到报上披露“伟达”做不法生意的内幕，便来找钱剑如。他推心置腹地希望剑如重视社会舆论，珍惜公司和个人的声誉，同时提出公司最好的经营方式是投资办工厂、搞实业。钱剑如则满脸委屈，认为报上的消息是造谣中伤。接着，他又诚恳地表示接受智清提出办工厂的建议，因为在公司里他最信任智清，所以让智清去具体筹划，并许诺一旦工厂建成便委派智清当厂长。智清听罢，心中颇为得意，于是换了一个话题：“剑如，我还有一件事想求你。”“想请假回老家看伯母去，是不是？”这事智清早已提过多次，所以钱剑如马上便猜出了，但他显出为难的样子：“公司有好多事要靠你，你一走，这里怎么办呢？”经理这么一说，智清感到自己身肩重任，只好又一次放弃了回乡省亲的要求。

智清回到办公室，对桌的小赵见他面露喜色，便问：“是不是经理准假了？”见智清摇头不吭声，便不无揶揄地说道：

“你当然不能走了，你是公司的一员大将啊。”这个小赵，人挺热情爽快，近来又和智清的表妹阿珍在热恋，所以说话也少了顾忌。

智清确有好多年没回家看望母亲了，现在母亲要来上海看他，信中说是因为乡下遇到灾荒，无法生活，故将于近日和春生全家去上海投奔他这个长子。当智清接到那封母亲请人代写的家信时，一下子懵了。妻子又兰也手足无措：“都是你，每次写信回去总说自己过得怎么怎么好，现在倒好，妈和春生夫妻俩还有两个孩子一起来，看你怎么办！”又兰不禁埋怨起丈夫来。夫妻俩合计了半天，最后决定先打电报去阻止母亲他们成行，然后再向钱剑如借一些钱，寄回老家以解燃眉之急。

第二天，智清来找剑如。听说伯母要来，钱剑如显得很高兴：“好多年没看到她老人家了，小时候，她最喜欢我了。”“可我住房太小了，母亲和弟弟一家来了没法住，我想向你借一千万，让他们仍呆在老家。”钱剑如听罢一愣，沉吟片刻，他吩咐管事：“给智清一千万。”说完，没容智清道谢便赶紧走出了经理室。管事拿来三百万让智清写借据，“经理不是说一千万的吗？”智清不解地问道。“经理说一千万，实际就是三百万。”智清一听，心中大为不悦。

“还说我是公司的一员大将呢，只肯借三百万给我。”智清回到家对着妻子发牢骚。“算了，”又兰劝慰丈夫，“这也就是剑如，换个人，现在恐怕连一百万都不会借给你。”说着，又兰将下自己手上的戒指：“我们自己再想办法凑一点吧。”智清忽听楼下有人向房东太太打听这里是否住有一家姓胡的，智清感觉声音很熟，就下楼张望，不禁大吃一惊：“妈，你们

怎么来了？”“怎么，你没收到我的信啊？”老太太此时因好不容易摸到了儿子的家，甚是高兴，并未注意儿子脸上尴尬的表情。“又兰，快下来，妈他们来了！”智清这一喊，又兰突然没了主意，她让自己稍稍镇定了一下，然后堆起笑容走下楼。

智清家原来不算宽敞的屋子因一下子多了五口人顿觉拥挤不堪。胡母正絮絮叨叨地向房东太太讲述乡下的穷困，最后她不无庆幸地说道：“幸亏智清还不错！”智清和又兰闻言面面相觑。

“姨妈！”推门进来的阿珍，她和小赵一起来智清家串门。“阿珍，快让姨妈看看，自从你到上海以后，我们有好多年没见面啦。”姨甥两人好象有说不完的话。突然，阿珍似乎发现了什么：“啊呀，你们这么多人，一间屋子怎么睡呀？”这一下，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怎么，你们只有一间房啊？”老太太狐疑地问。“你信上不是说住洋房吗？”“是洋房，只是洋房里的一间。”智清颇为发窘地解释道。事已至此彼此只将就一点，于是，屋子中间临时拉起布幔隔成了两间。

智清白天去公司上班，晚上还要挑灯赶制新工厂的计划，老太太和春生一家便识相地早早睡下。又兰每天晚上总是就着书桌上的灯光，记家庭流水帐。这一天，又兰记完帐把本子悄悄呈到智清面前。“怎么，就这么几天，用了这么多钱？”智清看了一眼帐簿，惊异地问妻子。“东西天天涨价，我把妮妮喝的牛奶也停了，这几天就觉得妮妮的脸色不好。”又兰朝睡着的孩子望了一眼，“啊呀！”她突然惊呼起来：“妮妮的头发上是什么呀？”智清凑过去一看，竟是虱子！“我们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智清不解地问。“还是路上带来的。”又兰



说着，朝布幔努了努嘴。智清怕母亲和弟弟听见，忙拉着又兰走上晒台。

隔“墙”有耳，智清夫妇的这一番话，老太太和春生夫妻听得真真切切，春生媳妇委屈地抽泣起来。“你哥也不易啊，”老太太既象是对春生，又象是自言自语地叹道，并关照春生：“以后，你每天吃饭别吃那么多了。”“我已经只吃三碗了。”春生小声地为自己申辩。

晒台上，智清正在劝慰妻子：“等工厂盖成，我当了厂长，房子就宽裕了。”“可眼下怎么办呢？”“明天跟房东太太商量一下，请她把亭子间借给我们，让妈他们住。”

“住”暂时应付过去了，可一家老少三代八口人的“食”愈发捉襟见肘。春生每天外出找工作；老太太又去找在厂里做工的阿珍，她指着工厂区那林立的烟囱道：“这里有这么多工厂，你想想办法给春生找一个活干。”“姨妈，你看有几个烟囱是冒烟的？许多工厂倒闭了，工人都失了业。”阿珍的话确是事实。

但倒闭的不光是工厂，“伟达公司”经理钱剑如也在作这种打算。近来，报上披露“伟达”内幕的报道越来越多，为遮人耳目、转移视线，钱剑如欲将公开的投机倒把变为地下的非法交易。“关闭”公司的目的即在于此。“你那位同乡怎么办？”管事问经理。“叫他也走路，我怀疑消息都是他泄露出去的，否则报界怎么会知道得这样清楚！”

房东太太把亭子间另租给别人作囤积居奇的堆货场所。智清又跟她商量，把楼顶上的晒台改成棚屋，安顿母亲他们。借的三百万块钱很快用完了，公司又不准预支薪水，智清只得把家里的收音机变卖了。总之，智清觉得“天无绝人之

路”。

可当智清看到公司“关闭”的告示，发现被解雇的职员名单上自己也“榜上有名”时，不禁忿然了。他找到钱剑如：“就是要关闭公司，你也应当预先告诉我一声。现在这一大家子人你叫我怎么办？”“你这人真怪，过去有工作做你要我讲良心，现在我讲良心关了公司，你又要讨工作，你让我怎么办？”钱剑如撂下话扭头便走。

智清气极，回到家一把撕碎了曾为之呕心沥血的“新工厂计划”。又兰惊诧不已，便下楼打电话给钱剑如询问原委，方知智清被解雇。她责怪丈夫不谙人情世故，“现在我可没办法养活这么多人。”婆婆正巧路过房门口，听见媳妇这句话，便心存芥蒂。又兰脱下戒指交给智清：“拿它去换米吧，这一次恐怕再也赎不回来了。”从此，这家里的欢笑日渐稀少，妮妮的亲昵换来的是爸爸心烦意乱的呵斥。

这一天，智清在找工作的途中遇到了当上公交车司机的小赵，他让智清去找阿珍：“她在上海所有的工厂里都有朋友。”这时，春生瞒着家人上街去擦皮鞋，不料遭到其他抢生意的擦鞋匠围攻殴打，奔逃时不慎撞在一个过路的阔佬身上，那家伙抡起手杖将春生打得头破血流。透过淋漓的鲜血，春生认出那人正是钱剑如。

“是钱剑如？你不会看错吧？”又兰听完春生的叙述半信半疑。“春生是不会看错的。”一旁的婆婆不满地说道。又兰此时觉得应当去找一下钱剑如，不是因为春生挨打，而是为丈夫的工作。

钱剑如诓骗又兰说他正在替智清找工作，让她回家等消息，哄得又兰眉开眼笑地走了。这时，老太太也来到钱公馆，

她堵住了正要坐汽车外出的钱剑如，骂道：“开除了智清，还打伤了春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说着，扬起拐棍便要打，却被仆人们拦住。钱剑如恼羞成怒，一边大骂老太太是疯子，一边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又兰回家后喜滋滋地把钱剑如的话告诉智清，忽然看见婆婆余怒未消地进门。她得知婆婆方才骂了钱剑如，便嗔怪婆婆不明事理。老太太听说又兰去求过钱剑如，反怪她“没有骨气”，又兰气得抱起妮妮离家出走。智清忙跟出去拦阻，但又兰去意不改。智清只好随她一起来到朋友家，拜托友人让妻子暂住数日。

智清安顿好妻子回到家，见母亲住处也是人去屋空。他终于找到阿珍的住处，看到阿珍和许多工友们正在劝慰母亲和春生夫妇，心中稍稍释然。老太太见智清寻来，又嚷嚷着要他买船票自己要和春生一家回乡下去。智清又强颜欢笑地安抚母亲和兄弟。

智清刚回到空寂的家里，又兰的朋友跑来告诉他：“又兰小产了！”智清惊慌失措地赶到医院，见又兰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院方催逼智清次日付清医药费。智清顿觉自己如遇灭顶之灾。

一天之内家庭的分崩离析，使穷于应付的智清心力交瘁。他坐上公共汽车，无意中发现脚下有一只掉落的钱包。智清怦然心动，他犹豫了片刻，又环视四周，见无人注意，便弯腰拣起钱包塞进了口袋。突然，一名乘客叫喊起来：“我的皮夹不见了！”顿时车厢里一阵骚动。智清慌忙掏出钱包，挤过人丛来到失主面前：“在这儿呢，你的钱包掉在我脚下。”失主抓过钱包：“如果我不叫，你会拿出来吗？你准是小偷。”他

挥拳便揍智清，乘客们也加入了殴打，智清被打得鼻青脸肿。开车路过此地的小赵见状，忙跑过来劝阻，却被当作智清的同伙也遭众人打骂。小赵见智清楞在一旁，高喊：“智清快跑！”智清总算醒悟过来。他冲出人群，沿着马路朝前奔去，岂料慌不择路，被一辆汽车迎面撞倒。

智清一连几天在医院里昏迷着。阿珍、小赵、春生等人到处寻找智清的踪影。老母听说儿子失踪忙回家来打探消息，又听房东太太说起又兰小产之事，不禁自责地潸然泪下。她忽听屋里传出媳妇的哭声，发现又兰也回家来找智清。“你怎么出来了？当心风吹着。”老太太禁不住和又兰抱头痛哭起来。

“妈！”智清头缠纱布，出人意外地出现在婆媳二人面前。“智清！”母亲和又兰都惊喜万分。“妈，又兰，都是我不对。”智清还想调解婆媳之间的嫌隙。“不是你不对，”阿珍走进来，对大家说道：“是年头不对。”智清听了似有所悟，他缓缓地对着众人，又象自言自语地说道：“让我们紧紧地靠着吧。”此时已近黄昏，窗外映入一片万家灯火的景象……

## 城市之夜 [美国]

哈里·费边是纽约市一个小律师，在社会上无足轻重，终日忙忙碌碌，不务正业，专门与城市的夜生活打交道，如参与在夜总会举行的拳击赛等。

有个名叫埃默·戈登的男子，与拳击手桑切斯为了某事吵了一架而受到侮辱。哈里怂恿埃默到法院去控告桑切斯。桑切斯的代理人布姆·格罗斯曼对此非常气愤，发誓要对哈里进行报复。

纽约有一家名为“拳击手”的酒吧，它的老板是菲尔。哈里和布姆经常是酒吧的座上客。菲尔的妻子海伦和哈里已发生暧昧关系。

布姆有个弟弟名叫阿尔·格罗斯曼，兄弟俩平日十分疏远，互不往来。阿尔虽然身体有病，却一直想当职业拳击手。哈里认为有利可图，自告奋勇想充当他的拳击出资人，但创办这个事业需要资金2.5万美元。哈里自己没有钱，他必须想方设法筹措这笔款子。哈里来到阿尔的寓所，说服阿尔让他充当代理人。

哈里经手的埃默·戈登控告拳击手桑切斯诽谤一案，被法院判决不予受理。桑切斯的代理人布姆·格罗斯曼想有朝一日教训哈里一顿。现在哈里又准备把他那患有心脏病的弟弟拖进拳击事业中去，使他更加愤怒。他警告哈里，如果他

的弟弟有三长两短，他就把哈里干掉。

海伦暗中帮哈里的忙，说服她的丈夫菲尔借 7500 美元给哈里。菲尔同意了。海伦将这笔现钞交给哈里，但提出一个交换条件：替她弄到一份伪造的卖酒营业许可证，海伦打算和菲尔分手，独资买下一家酒吧。她犯有前科，不便亲自前往申请营业许可证，所以求助于哈里。结果哈里办到了。

海伦终于离开菲尔，菲尔十分愤怒。不久布姆告诉菲尔，桑切斯好几次亲眼看见海伦走进哈里的寓所。菲尔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决心对哈里进行报复。

哈里还缺少资金 9000 美元。他向菲尔告贷，菲尔答应借钱给他，但要在拳击赛举行的前夕给他，同时哈里必须在菲尔的酒吧宴请所有有关的拳击手。但在宴席上菲尔告诉哈里，他没有准备好钱，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给他。这时哈里急需现款，差不多处于绝境，只好耐心等待。到了第二天早晨，菲尔冷笑地对哈里说，他不过想和哈里开个玩笑，他并没有钱可以借给他。哈里气极败坏，最后还遭菲尔一顿毒打。

哈里无路可走，只得告急于放高利贷的佩克，从他那里借到所需的钱，但要付很高利息，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拳击比赛将在一家迪斯科夜总会举行。但在举行比赛前夕，哈里和夜总会的老板们吵了一顿。阿尔和俱乐部的警卫发生殴斗，心脏病发生，最后丧命。哈里走投无路，想求援于海伦。他来到海伦的酒吧时，发现酒吧并未开业。原来对海伦怀恨在心的菲尔已向专卖局告密，说她的营业许可证是伪造的。

海伦在纽约已无出路，准备迁居加利福尼亚，要求哈里和她一起在那里定居。正当他们启程前往时，布姆派人来追

他们。哈里和海伦走过一条小巷，前无出路，后有追兵。哈里只得硬着头皮向追来的布姆解释他的处境，想辩解阿尔之死与他没有多大关系。但布姆的手下仍开枪把哈里打成重伤。

海伦为他叫来救护车。在开往医院抢救的途中，哈里对在旁陪伴他的海伦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陈奇 译）

## 无辜的人 [英·德]

1989年，柏林墙推倒时，年老的商人伦纳德·马哈姆回到这个曾经留下过爱和恨的城市，这里有他的情人玛丽亚，他们深深相爱，后来又终于分了手，而这一切都是冷战带来的。

伦纳德站在倒塌的墙基旁，思绪回到三十多年之前，那年是1955年。当年他还是个年富力强的工程师，在一家非常重要的电话公司工作，是英国和美国之间长途通讯线路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后来他受雇于美国一家通信公司，在美国人鲍勃·格拉斯手下工作，掌握着一条名叫“黄金”的秘密线路，这条线路是中央情报局和M16特工组秘密地安置在俄国人在欧洲的区域内的，经过十分安全可靠的技术处理，以一种正常通讯的方式伸入俄国人的电话线路中，以密码解析传输给伦敦和华盛顿的接收站。书生气十足的伦纳德起初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卷入了冷战的间谍活动网。后来慢慢发现了，又身不由己。格拉斯是个老奸巨滑的美国军官，他暗中派人秘密监视伦纳德，发现他和玛丽亚的恋爱关系，格拉斯开始收买玛丽亚，利用她去监视伦纳德。伦纳德同时被英国谍报部门收买，他的英国上司麦克纳米又派他去暗中监视格拉斯，以保证“黄金”线路传输来的情报能准确无误地传入伦敦接收系统，英、美两国都想分享这条线路的情报，伦纳德便有了两家大主顾。



伦纳德尽管有高超的技能和渊博的知识，但一旦卷入冷战的政治纠葛，他的性命也就危在旦夕。玛丽亚是他的亲密助手和恋人，她总是提醒他要多加小心，但伦纳德却不以为然。两人因意见分歧，终于一气之下暂时分了手。格拉斯发现他们的隔阂，就拷问玛丽亚，玛丽亚只好重新回到虐待她的丈夫奥托那里去。不久伦纳德十分想念玛丽亚，四处寻找，终于又和她破镜重圆。

伦纳德沉浸在爱的欢乐中，一时忘却了包围着他的各种危险阴影。他不怕别人发现他的间谍身份，公开和玛丽亚的恋爱关系。他们一起去见玛丽亚的父母亲友，参加他们举行的宴会。有一天，在一个家庭宴请席上，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叫布拉克，后来他们才知道他实际上是俄国方面的间谍，但起初他是以英国电话公司人员的身份出现的。他跟伦纳德、玛丽亚混得很熟。与此同时，玛丽亚已跟丈夫奥托离了婚。奥托在法院的证书上签了字，但仍心怀不满，一心想报复伦纳德。他开始破坏“黄金”线路的装置，在千钧一发之机，伦纳德赶到和奥托搏斗，奥托被伦纳德打死。伦纳德把已被奥托拆成碎片的装置收集起来，重新装好。当他对布拉克说，他和玛丽亚能拆下解码的全部装置时，布拉克表面上称赞他，暗中却给俄国人打电话通报。

伦纳德的活动受到来自几方面的阻力。“黄金”线路被俄国军队拆解，转交给德国政府。伦纳德的身份已被德国政府查明，他面临被当作国际间谍，送上军事法庭审讯的危境。

在最危急的关头，玛丽亚想方设法去勾引美国军官格拉斯，诱惑他，达到营救伦纳德的目的。格拉斯禁不住玛丽亚的美色和花言巧语，终于答应安排伦纳德逃出柏林，以避免